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著

下

進步書局校印

新平知
PDG

墨莊漫錄卷之六

宋 淮海張邦基撰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雜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微例迂遠比况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為溢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踏跋尾間或為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鸞鵲三大字蛟龍炭相纏今存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句勒倒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空醜恠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

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真趣。不陷醜。惟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為。不如畫篆。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惟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倣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真蹟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陽。為惡醜。惟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為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

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祇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也。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捉令小。是張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天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惟真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健。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之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軌。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書南嶽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於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蹟。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盡知之。予語其故。公大

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開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白。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鉤連。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恠。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真形不貴苦。苦生恠。恠生恠。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草可教。真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存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家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慶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韋子厚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草須有體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友相纏。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揔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為一好。縈之。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記。鄧縣京觀記。無為軍天王記。連水軍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啟為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躡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旁。數潑而不說。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云云。此殆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涼臥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繁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註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頭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秘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畫場收戲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

云吳郡事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惲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常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以平日閒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塋時制。棺前設一生。陳瓦器。以衣衾中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初斂。至於祖載。襄塋。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埋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塋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為寓。死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為中制。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尚及見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慎勿易也。其字畫清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一篇云。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

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為。每為公言。潁川陳氏公慙卿。卿慙長。以德不以位也。在建陽八年。去日不費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真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出何書。一座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主帥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墾土遇一墳。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觀。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住者。唐州桐栢山張浩。製作精緻。妙法甚奇。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觔。遂壓京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尚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笈。種種有之。渡江時。為人疑篋之重。以為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尚餘一巨挺。

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之。積米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者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為壁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說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其真假。余侏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噫。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

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志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硃硃之所以不可以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為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為寺奴。宗廟供餼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為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鬣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靑靑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尚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涼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挿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積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為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白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為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憑欄杆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燁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雅。持教街中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謩謩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闐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陷東京。則幸連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為

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外。遣中官傳呼追覓。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呼叫於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宣樂。黎明六飛又復西去。王者慎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識其荒淫無度。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真年三十六矣。然考之本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微之去天實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暮鴈笛字。玉篇云。鴈。烏協切。指按於笛而云鴈。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為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為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瘠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為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跕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綺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啟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騷褭之馬。方且脫轡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胼薄脰。口倦呼叱。毫舉縷詰。自以

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為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畢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賈當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眾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為之。極為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殫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遠波田竹遠。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雨歸。崔鵬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韉。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

云。莫愁做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木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
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
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雨脾大如蠅。應是山
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
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
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揆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
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
聲和。無人掃地驚魂定。分付輕紅上碧莎。趙毓之子雅春日云。拂牀散枕晝初長。好
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真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哀江樾軒書事云。臥聽
灘聲瀉瀉流。冷風淒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
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
仲成還家塗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
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
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

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行世甚少。唯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遶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艷却愁春沈露。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為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為王昌齡非也。

瘞鶴銘潤州揚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摸打。世傳以為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為華陽真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為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璣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璣所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為然。其題云。冬日與庾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象芳且

未飲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為太常賢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闕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効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裨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書故事云僞閩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實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峯高迴過鴈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筆坐朝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効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

者以煙濃近侍香為韻存之得濃字賦詩曰。俛仰佳人看墨蹤。和研親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山盡淺雲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簷爭巧幕分曹。春愁細撚龍香撥。秀頸偏明暹逆槽。牛既寫形呈拒牧。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條。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駙車。過從宴飲。真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衡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條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曰。五百年刺史為吾守墓。以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貴公素為守。問之左右。以是郭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籍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為文自祭而除之。廡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甘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